



熱浪來襲——談
艾瑞克·克萊恩博的

■ 旅美文字工作者／施清真

《熱浪：芝加哥大災禍之社會解析》

對亞熱帶的居民而言，炎熱潮濕的夏季純屬平常，但對於北美洲的居民而言，攝氏34度已算是難以忍受高溫。休士頓、紐奧良等美國南方城市溼度雖高，但溫度總維持在攝氏33度左右；鳳凰城、拉斯維加斯等西南部城市夏天溫度雖然高達攝氏40度，但由於天乾物燥，所以還不至於令人難以忍受。但1995年的夏天，中西部第一大城芝加哥連續一星期溫度超過攝氏38度，最嚴重的一天是7月13日，當天芝加哥白天氣溫高達攝氏41度，酷熱指數（heat index）更高達攝氏48度，（酷熱指數指在高溫及潮濕的環境下，人們所感覺的真正溫度）。令人窒息的熱浪籠罩了芝加哥，結果造成史無前例的傷亡。

熱浪下的芝加哥幾乎陷入癱瘓，馬路上四處可見拋錨的車輛，工人必須不停在馬路和捷運鐵軌上灑水，以免高溫損害了路面及鐵道。高溫造成嚴重的交通阻塞，數百名學童被困在巴士裡進退不得，導致多名學童中暑。沒有冷氣的居民擅自打開街上的消防栓避暑，全市共有三千餘座消防栓遭到損毀。消防栓忽然大量出水，結果造成附近水壓急速下降，有些地區甚至全部缺水。即使家有冷氣，也難保不受熱浪襲擊，芝加哥老舊的變電系統承受不了大量用電需求，結果成千上萬戶居民面臨停電的窘境。隨著氣溫逐漸攀升，死傷人數也愈來愈多，救護車和急救人員來不及運送病患，醫院急診室更是人滿為患，根據醫界人士統計，在熱浪席捲的一星期中，芝加哥的死亡人數高達739人，市立殯儀館放不下這麼多屍體，市政府不得不向民間求助，一家肉品公司捐出九臺超大型冷凍冰庫，熱浪下的犧牲者才有了安身之地。

這種情況若發生在落後地區的城市，或許還說得過去；但芝加哥是美國中西部第一大城，市內高樓雲集，商業欣欣向榮，市政府的財政體制也極為健全，在這麼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中，為什麼熱浪居然造成如此重大的傷亡？芝加哥市長Richard Daley及其部屬口徑一致，宣稱這是「上帝的作為」（the act of God），官員們說熱浪純屬天災，這是難以避免的悲劇。但根據紐約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艾瑞克·克萊恩博（Eric Klinenberg）的分析，芝加哥這場大災禍有其社會成因。克萊恩博分析死者的個人資料與社會背景、比較各區的死亡人數、訪問倖存者及政府官員，寫成了《熱浪：芝加哥大災禍之社會解析》一書，根據本書分析，不克抗力的天然災禍或許是造成七百餘人喪生的主因，但種族、階級、市府管理等社會因素也難咎其責。

根據克萊恩博的分析，死者多為獨居、貧窮、生病的老人，這些人本來就是社會的弱者，一碰上天然災禍，更成了頭號犧牲者。但同為貧病的獨居老人，不同社群的老人卻有不同的命運。克萊恩博以North Lawndale



及Little Village兩個社區為例，這兩個社區同屬中下階層社區，平均收入都很低，貧病獨居老人的人口也相等，但前者的死亡人數卻是後者的十倍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距呢？首先，Little Village的居民多半是拉丁美洲裔，拉丁美洲裔社區觀念強，也比較常與鄰居打交道，因此，在此非常時刻，獨居老人能求助於鄰居，社居的居民也不吝伸出援手。更重要的是，Little Village平均收入雖低，但居民眾多，社區也相當繁榮，獨居老人平時經常出門走動，碰到問題也敢出門求救。North Lawndale則不同，這裡曾經繁華一時，現在卻四處都是廢棄的高樓，犯罪率相當高，獨居老人平日不敢出門，有人敲門也不敢應答。書中有位North Lawndale的老人，平日不敢出門買菜，日常生活的雜貨都是請超市送到家中，一年才出門3次；一碰到熱浪來襲，這樣的獨居老人熱死在家中也沒人知道。

除此之外，市府的危機處理也不無可議之處。根據書中的分析，市府官員似乎低估了熱浪的威力，即使酷熱指數高達攝氏48度，市長Richard Delay依然表示：「沒錯，天氣的確非常熱，但大家請不要小題大作……」；一位市府衛生處的官員甚至表示，這些貧病老人本來就屬於高危險群，政府單位的救助也無濟於事；市府消防署長也不認為熱浪有那麼嚴重，雖然災情最嚴重的南區消防單位一再要求增派救護車和醫護人員，消防署長依然遲遲不願下令；更糟糕的是，1995年熱浪來襲時，芝加哥市缺乏完備的警報協調系統，各區不知道災情如何，醫院也無從得知病患人數，災情嚴重的地區醫院人滿為患，有些醫院甚至關起大門，拒絕接受病患；救護車在艷陽下往來各大醫院之間，延誤了就醫時間。即使在整個事件結束後，市府依然不肯承認錯誤，市長甚至質疑醫界人員所估算的死者數目，足見市府的心態。

沒有人能預測天災何時降臨，也沒有人能否定大自然的威力，但誠如克萊恩博所言，社會及政治因素可能減低天災的損傷。克萊恩博在書中以一個倖存者的經驗來闡釋他的觀點。Pauline Jankowitz一個人住在郊區公寓的三樓，她罹患膀胱炎，一隻腿又不良於行，平日很少出門。熱浪來襲前，朋友打電話提醒她，如果家裡熱得難以忍受，最好到附近的超市避暑。氣溫攀升到攝氏37度時，她想起朋友的勸告，拿起柺杖慢慢地走下樓，公寓旁邊有個公車站，她搭公車到附近的超市、買了一樣小東西、在冷氣充足的超市裡躲過正午。回家之後，她發現家裡依然酷熱，於是她打電話向朋友求救，在此同時，她把老舊的冷氣開到最強，把濕毛巾蓋在身上，躺在地上等救護車，Pauline說死神從未離她離的這麼近，但她最後還是逃過了一劫。如果沒有朋友、家裡停電、公車脫班、或是家裡附近沒有大型超市，她八成難逃死神魔掌，幸好在關鍵時刻，公車及救護車等公共設施依然正常運作，正因如此，獨居的Pauline才得以倖存。

歷經1995年的悲劇之後，芝加哥成立了災禍協調中心，1999年夏天熱浪再度來襲時，協調中心馬上發出警告，同時調派消防車和救護車待命；市政府在低收入地區成立消暑中心，居民可搭乘免費公車到中心避暑；警方也主動打電話給獨居老人，查看老人們的狀況。在這些措施之下，1999年熱浪來襲的死亡人數降低到一百人，比起4年前的夏天，情況有明顯改善。《熱浪：芝加哥大災禍之社會解析》不但提醒人們關照社會的弱者，更敦促為政者應該擔負的責任。身為社會學家，克萊恩博已善盡其職，提供讀者一個思考的方向。